图书情报工作
第 63 卷 第 6 期　2019 年 3 月

基于 ACRL《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框架》的大学信息素养教育生态系统构建

——以香港城市大学图书馆为例

■ 魏海燕
上海财经大学图书馆　上海 200433

摘要：[**目的/意义**]理解 ACRL《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框架》(简称《框架》)中阈概念之间蕴含的逻辑关系以及教育层次，是构建大学信息素养教育生态系统的前提与基础。[**方法/过程**]将《框架》中信息素养的逻辑架构做立体层次性分析，以此为基础对信息素养的教育架构进行说明，并结合香港城市大学图书馆开展的“灯塔历史文化研究”项目案例，阐释大学信息素养教育生态系统构建的方法与过程。[**结果/结论**]信息素养教育生态系统的构建是以培养学生判断力、分析力、研究力为核心，包含通识教育、技能教育、拓展教育，以及多方人员和组织共同参与合作的完整教育过程，是培养学生信息素养可靠稳定的教育体系。

关键词：《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框架》　逻辑层次　信息素养教育生态　进阶式教育
分类号：G250
DOI：10.13266/j.issn.0252-3116.2019.06.008

1 引言

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Association of College & Research Libraries, ACRL)在 2015 年制定的《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框架》(*Framework for Information Literacy for Higher Education*)(以下简称《框架》)中，开篇即明确了信息素养构建的一个基本理念，即只有实施“一套更丰富、更复杂的核心理念，信息素养作为一项教育改革运动的潜力才能得以充分实现”[1]。ACRL 历经十多年的探索与研究，将信息素养标准更新为信息素养框架，旨在表明随着时代条件的不断变化，信息素养不是一套固定不变的标准，而是一个开放式的理念，通过核心观念的构建，能够不断指导及推动这项教育改革的实施。

可以说，对《框架》核心观念的理解与把握，是推动这项教育改革实施的关键与前提。为此，在 ACRL 发布《框架》后，国内外图书馆学界围绕信息素养的核心观念展开了许多解读与讨论。许多学者认同《框架》中所列概念与内容的开放性与包容性，认为它们为信息素养教育提供了当下及未来的发展空间，也有的学者认为《框架》内容具有模糊性与不确定性，在实际执行中有操作的困惑性[2]。在信息素养教育开展方面，一些学者也明确指出，“信息素养教育不应该是一门独立的课程”[3]，而应是融入学生学习和研究情境[4]的教育展开过程。还有许多学者则呼吁能够基于《框架》建立清晰明朗的信息素养考核标准与评价体系[5]。因此，综观国内外学者目前的研究，对于《框架》内容都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但对于信息素养核心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还没有展开立体式的解读，并且对于信息素养教育还过多停留在以网络应用技巧为主导的具体课程设计与开发上，呈现出教育过程单一化、平面化倾向，从而弱化了《框架》所倡导的教育开放性与多元性原则。

信息素养的培养与构建是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在本文看来，《框架》提供的是一个立体化且具有逻辑层次的信息素养观念及教育过程。我们需要理解并把握信息素养阈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以此为基础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教育层次与阶段，以及灵活开放的教育生态圈，从而形成信息素养教育的完整生态系统。这样，信息素养的内涵与教育体系才会变得层次分明、有章可循，并且能够对现实教育活动产生直接的指导意义。为此，本文从信息素养阈概念之间逻辑架构的解析

作者简介：魏海燕(ORCID:0000-0003-0503-574X)，馆员，博士，E-mail:wei.haiyan@mail.shufe.edu.cn。
收稿日期:2018-05-14　修回日期:2018-09-11　本文起止页码:56-63　本文责任编辑:杜杏叶

入手,结合香港城市大学图书馆开展的“灯塔历史文化研究”项目案例,讨论信息素养教育生态系统的构建。

2 信息素养框架逻辑关系解析

《框架》提供了立体化的信息素养观念及教育过程,但是《框架》的制定者并没有明确意识或指出这一点,而理解信息素养之间的逻辑关系及层次,是我们构建信息素养教育生态系统的关键。

2.1 《框架》内容及层次

ACRL 制定的《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框架》由引言、框架要素(Frames)、附录 1(框架实施)、附录 2(框架的制定背景)、附录 3(延伸阅读)5 个部分构成。在其核心框架要素(Frames)部分,具体展开了对“权威的构建性与情境性”“信息创建的过程性”“信息的价值属性”“探究式研究”“对话式学术研究”“战略探索式检索”6 个阈概念,以及用来支撑每个阈概念的知识技能和行为方式的内容介绍。阈指的是界限、范围和程度,阈的调节与变化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产生相应的效应。阈概念便是用于宽域理解、通向实践的开放性基础概念。在《框架》所列的 6 项信息素养阈概念中,为使用方便,它仅按照英文字母进行排序[6],但笔者认为,这并不代表阈概念之间是平行的关系或者没有关系,事实上,它们之间是具有逻辑层次的递进式关系。

2.2 信息素养教育阈概念间的逻辑架构

逻辑架构是指一个知识或体系在关联性要素设计和构建时所遵循的逻辑理念与逻辑顺序。信息素养教育是一个涉及信息理解、信息描述、信息生成、知识转换、能力提升等复杂要素的完整教育体系,而《框架》作为高校信息素养教育指南,它也必然体现出理念设计上的逻辑架构。

为了更好地理解与把握《框架》所列信息素养间的内涵与逻辑关系,以及建立与之相匹配的教育过程,我们按照信息素养的生成过程和教育阶段的逻辑顺序对 6 个信息素养阈概念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重新梳理,如表 1 所示:

表 1 信息素养阈概念间的逻辑关系

信息素养阶段	目标任务	《框架》对应的阈概念	获得能力
准入	信息理解与认识	权威的创建性与情境性	判 断
	信息的价值判断	信息的价值属性	
建构	信息检索	战略探索式检索	分 析
	信息的创建	信息创建的过程性	
实践	信息应用于实践	探索式研究	研 究
	信息助力研究	对话式学术研究	

从认知科学的角度来说,信息素养是一个内外结合的学习过程,是一个内在能力不断与外界环境、要素相结合并产生新知识能量的过程。我们按照人们的认知习惯与过程,以及实际教育阶段,将信息素养的形成分为 3 个阶段:信息素养的准入阶段、信息素养的建构阶段、信息素养的实践阶段,《框架》中所列的 6 个信息素养阈概念分别对应在这 3 个阶段中。或者说,阈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及层次性通过这种分析框架加以揭示,从而变得一目了然。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由浅入深、由低到高的进阶式教育过程。前置阶段构成后一个阶段目标实现与完成的前提与基础,3 个阶段之间既相互承接,又相互依托,构成了一个有机的信息素养教育整体。学生的信息素养能力通过每个阶段的培养,在这种进阶过程中得以形成并提高。信息素养能力进阶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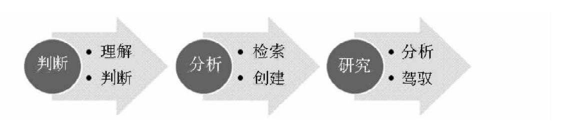


图 1 信息素养能力进阶

信息素养的准入阶段,强调对信息的前期理解与认识。这是信息素养教育中最容易忽略与省去但却非常重要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并不急于教会学生如何搜索信息,而要使学生明白什么是信息,信息的本质是什么,如何甄别信息,如何理解信息的权威性与可靠性等,只有理解这些前提,才能避免使用与创建信息的盲目性。现时代条件下,信息的洪流呈汹涌之势,一波波不断向我们袭来,塞满我们的生活、工作、日常空间。信息的繁杂性、多样性、无序性让人们难以适从,无从选择[7]。而在本质上讲,我们不能被信息牵制思考与行为,而应以我们的认知与思考去驾驭信息,从中得到需要且有价值的信息,从而服务社会发展。这就需要培养学生独立的思考能力,分辨事物的思维能力,认知真伪的伦理能力,质疑权威的挑战能力,服务社会的实践能力。没有这些能力的培养,学生则会在信息的海洋中迷失自我,缺少这个阶段的素养教育,则失去信息素养的形成基础,对后期的信息应用与学术研究是百害而无一利。

信息素养的建构阶段,着力于信息资源的组织创建,并匹配与之相适应的检索手段与方法。我们在目前开设的信息课程中,教学生信息检索的方法、手段和技巧,教他们使用各种各样的数据库。而在战略探索式检索教育理念中,信息检索的意义不仅仅是手段和

技巧的运用,而是使用者对信息的发现、知识的组织,以及问题的探索过程,能够围绕某一问题或领域,对信息资源进行组织的过程,而检索方法与手段只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例如,通过关键词搜索的前提是知道某个概念或知识点的存在,这些都是超越搜索技巧与手段的重要因素。并且,不同领域、不同类型的资源会有不同的检索来源与检索手段,还有很多是网络之外的资源,这就要打破学生过度依赖网络资源的思维定势,鼓励学生发现在网络之外不同类型资源的存在。因此,开拓性的思维,跨学科的视域是信息组织构建的基础与保障。

信息素养的实践阶段,也是信息素养综合运用于实践及学术研究的高级阶段,是在具体的实践及研究工作中,信息素养能力得以检验及锻炼,在实践上发现不足并主动丰富完善的过程。《框架》指出,通过探索式研究,以及对话式学术研究的方式促进信息素养的形成与提高,它要有不同于前一阶段的应用梯度,超越前一阶段的实践高度。这一阶段要能够帮助学生将信息素养能力应用于具体的实践及研究当中,帮助他们在实践中检视自己的不足并进行再完善和再提高。这种理念更加强调信息素养多维动态的形成过程以及应用场景的真实性。这需要我们教育工作者为学生搭建与创造研究情境与平台,在真实的研究情境与应用场景中,为学生信息素养的运用与发挥提供实践条件以及进步的机制。

3 信息素养教育生态系统特征及价值

3.1 信息素养教育生态系统模型

信息素养教育的生态系统是指各要素间相互促进、相互融合、共同作用的有机体。在信息素养教育生态系统中,培养学生判断力、分析力、研究力的三大能力,始终是信息素养教育的核心目标,而围绕这三大能力展开的通识教育、技能教育、拓展教育在这个生态系统中得以贯穿与融合,共同构成信息素养的完整体系,见图 2。

在信息素养教育生态系统中,信息素养教育不再是图书馆的单边教育行为,更不是各项活动的简单叠加,而是基于“连续性、系统性、全面性”教育理念,具有开放性与对话性的完整信息素养教育过程,是馆员和教师、学者、双创平台共同融合发挥特色的集约过程。在这个教育生态系统中,馆员、教师、专家、双创平台等担负起知识发现、知识讲解、知识对话、知识创新的教育责任与功能,将资源技术、教育主体、协作平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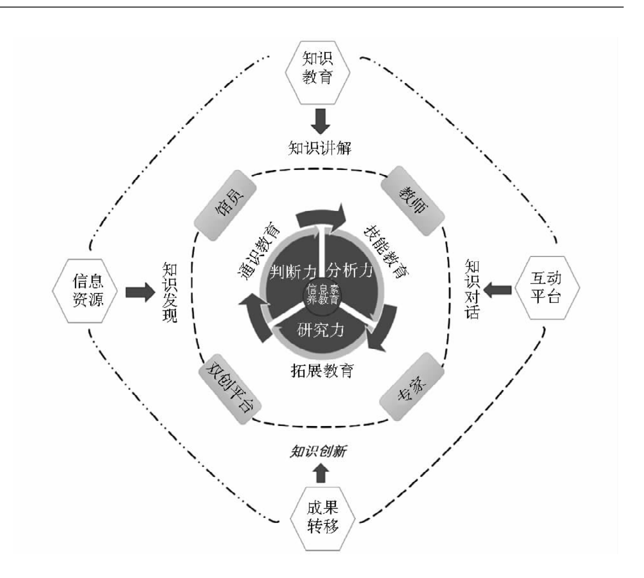


图 2　信息素养教育生态系统模型

教育情境等要素融合在一起形成有机体,相互促进相互作用从而促进信息素养教育良好的发展。

3.2 信息素养教育生态系统特征

信息素养教育生态系统的构建是一个将培养目标与教育阶段相匹配的教育过程和系统工程,在本文看来,它具有几个方面的特征:

其一,信息素养的完整性。信息素养的理解,不能肢解为片面的动手操作能力、搜索技巧、工具理性思维的培养,更应该包含使用及创建信息时对学生进行的价值判断、信息伦理及社会责任等素养教育。

其二,教育要素的完整性。信息素养教育不是馆员机械地将检索课程放到课堂上去讲,也不是教师单独设置课程,而是馆员、教师、学者、创新平台相互融合创建多元开放的交流互动平台,共同培养学生信息素养的教育过程。

其三, 教育过程的完整性。通识教育是信息素养教育的前提,创新教育是信息素养教育的体现与延伸,基于信息素养教育的完整性,不能把这三阶段教育分割成碎片,而是进行有机的统合,如图 3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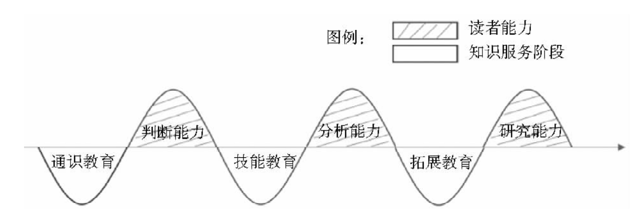


图 3　信息素养形成与教育阶段适配

每种教育都成为一种素养能力形成的基础,通识教育促进判断能力的形成,技能教育促进分析能力的形成,而拓展教育促进研究能力的形成,每个阶段与环

节都是下一阶段的基础。如果没有前置阶段的教育及能力基础,后面的教育及能力是无从谈起的。在这个教育过程当中体现出信息素养能力不断进行提高转换的过程,是具有逻辑严谨性与教育科学性的教育链。

3.3 信息素养教育生态系统构建价值

(1)促进融合教育的发展。在信息素养教育的生态系统中,融合教育的作用体现为将"信息资源、知识教育、互动平台、成果转移"融合为一个教育整体。信息素养的理解不能片面理解为信息技能,不能把它单独割裂成一个独立的单元。通识教育与素养教育分不开,通识教育对学生进行伦理道德、审美、情感体验式启发教育,培养学生的感性认知能力,和情感伦理价值[8],这些都是信息素养不可或缺的认知前提与环节。有了这些前提与基础,学生才能通过自己独立的判断与思考能力对信息的来源、真伪、价值做出判断与甄别。而现实中,大学的通识教育、信息素养教育、创业创新教育往往是把它们割裂开来,分成几块几个部门进行操作,而鲜有把它们思考成为一个教育的整体。究其原因,一是忽视图书馆在通识教育中的作用,二是图书馆缺少与通识教育、创新教育的对接与融合。

(2)加速图书馆的发展转型。大学图书馆不同于公共图书馆,它不仅仅是服务功能的定位,而始终承担教育的功能,具有教育的责任[9]。在信息素养教育生态系统中,大学图书馆应当成为学生信息素养能力转换与提升的助力点,在通识教育、技能教育、拓展教育等各阶段教育过程中,起到连接与贯穿的作用。大学图书馆可以利用自己的优势,在通识教育的情境式体验、跨学科阅读推动、资源组织与知识体系建立、学术创新平台搭建中发挥自己的作用,推动融合教育的发展。

(3)激励馆员的能力提升。大学图书馆的发展转型,具体落实在馆员能力与素质的提升。馆员目前的工作集中在资源推送,以及检索技巧讲解方面,而对于信息素养教育前端的知识挖掘,后端的研究助力则没有展开相应的工作。对于资源而言,馆员要做的工作不是简单的资源推送,而是以知识为中心,进行知识发现、知识分解、知识凝练,以及知识线索的提取,将资源的价值与读者的需求结合起来,形成对接。技能教育,不能把它孤立成一个片面来看,它不应当是信息素养教育的重点。作为馆员,不是仅仅教会学生如何搜索,而是利用信息化工具帮助学生建立自己的知识群和知识体系,这需要馆员跨学科的知识视野与思想碰撞,这就不是专业教师所能单独胜任的过程。因此,馆员的跨学科知识能力与宽广学科视野就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馆员要有与学科、学者对话的学术素养与能力,组织建立各类学术资源及交流平台的能力。

4 香港城市大学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生态系统实践方式

在对ACRL发布《框架》的积极探讨与实践中,笔者参与了香港城市大学图书馆(以下简称"城大图书馆")开展的"灯塔文化遗产联合研究"项目论证。该项目是一个基于《框架》开放理念,丰富并延伸信息素养内涵的实践案例。无论在教育理念上,还是在实践层面都给予了很好的样例示范。

4.1 建立进阶式信息素养教育过程

在对ACRL《框架》开展的具体实践探索中,香港城市大学图书馆开展了"The Lighthouse Heritage Research Connections"(LHRC)项目活动。灯塔文化是港台沿海地区特有的文化象征,它不仅是文化标志,更是凝结着历史、文化、建筑、科技、天文、地理、机械等各方面历史精粹的研究对象。由城大图书馆组织牵头,带领学生实地考察灯塔历史文化遗产,帮助他们利用各种资源展开对灯塔的科学文化历史研究,推动他们积极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科专家、研究工作者进行对话探索,最终形成项目研究成果。该项目以具体实践的方式阐释并展现了ACRL《框架》中阈概念间的逻辑关系及进阶式教育阶段。

在信息素养的准入阶段,为了培养学生对信息的甄别与判断能力,城大图书馆配合进行了大量的文化通识教育。文化通识教育在于开启当代大学生与传统文化的对视与连接。大学图书馆有许多资源,这既包括珍贵的史料资源,也包括学术资源,它们都保存和蕴含了丰富的历史、学术发展脉络。但是结合现实条件也会发现,学生进入这些资源有很多障碍,例如传统文化意识疏离、实用主义主导、工具主义盛行,以及在语言方面有文言文的阅读阻碍,缺少文化进入的引导门径等。所以比起简单地推介资源,更重要的在于启发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兴趣与发现。在培养学生的审美及艺术素养方面,香港城市大学图书馆展开了长期的工作,例如开展的"两岸三地院士书法展""书法与科学:从技能到艺术——院士焦点论坛"等活动。这些广范围、宽视野的大通识教育,对于信息素养的培育有着重要的积淀作用。《框架》中提到的敢于质疑权威性,在现实中也包括对资源真伪的甄别与判断能力。在这些文化浸染过程中,学生会对文化历史中信息的

来源、真伪、价值形成自己的判断。

在信息素养的构建阶段,旨在培养学生在“战略探索式检索”“信息创建的过程性”中获得对信息的分析能力。这个项目资源寻查的过程与方法打破了平时学生对信息素养的理解偏见,因为很多资源并不是网络中就能现成找到的。现代学生习惯于网络思维,对网络资源的过度依赖使得他们认为网上能够找到的就是存在的知识,找不到的就不存在,对网络信息的信任与依赖往往掩盖了资料的真实来源,视野不会转移到网络之外的真实存在。因此,战略探索式检索要培养的搜索能力绝不仅仅是网络搜索技能,更应包括网络、电子数据库之外的检索方法,例如古籍检索能力,它不仅仅是检索方法,还包括更广泛的文献学知识。为此,城大图书馆在项目中还向学生开展了《四库全书》《天工开物》、民国《申报》等文献资源利用查找的信息素养培训,帮助他们发现在网络之外的文献资料的真实存在。

在实践研究方面,更要体现信息素养助力研究的能动性,帮助学生开展“对话式学术研究”。为此,城大图书馆集合了众多的学术资源,邀请来自全球的学者专家,和学生一起进行实地考察学习和研究,使学生有机会,能以实践的方式与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专家、文化工作者一同工作到这个项目中来。项目组成员考察走访了福建、香港、台湾、澳门等地区的灯塔,实地与当地的工作者一起进行调研,从不同视角提出自己的观点,重新审视灯塔在当代的历史意义与价值。

通过这个项目,城大图书馆为学生信息素养的培养创建了一个真实的研究情境,将信息素养从准入阶段的认知启发,到创建阶段的实践指导,直至应用阶段的助力研究,实现了一个丰富而完整的实践教育过程。相应地,学生的能力也从最初的感性认知,不断上升为理性分析,乃至知性研究的能力。学生可以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科专家、学者进行面对面交流,为了一个共同的研究目标而分享彼此的观点与意见,这种情境能够激发学生的研究兴趣,主动探知自己不曾认知的知识领域以及各种资源,在发现与查寻中增进对创新的感知能力。

4.2 搭建跨学科学习交流融合平台

对灯塔历史文化进行研究,既是对传统历史文化的尊重与传承,也是对学生以当代学科视角重新发现与弘扬传统文化的促进,从而形成传统文化与当下的对话与对接。对学生而言,既是对他们文化的熏染,更是促进他们针对具体项目展开跨学科研究[10]的良好契机。项目的设计灵感与出发点便源于此。大学图书馆可以在馆员、资源、师生、研究者之间架设一座连接与沟通的桥梁,以兴趣激励学生,以资源激活研究,以研究促进成果资源的再积累与转换,在使用信息资源的同时又创建新的信息资源,从而形成一个良好的教育循环与生态发展。

为此,城大图书馆与院系一起,设计出灯塔研究项目之“跨学科/体验式研究”的培养理念,提出以促进学生分析创新力为目标,“馆员、学生、教师、研究者、学术圈、文化工作者”共同参与历史文化遗迹研究为聚合体,建立“资源－实体－知识－成果－传播”脉络教育体系等活动理念,来保证项目的顺利展开与实施。

在初始阶段,城大图书馆作为牵头与组织者,为研究项目进行宣讲。结合过去开展活动带来的积淀与影响,图书馆的项目品牌在学生中间已形成良好的文化影响和文化感染力,很快吸引了来自不同院系不同专业的学生加入。

城大图书馆不仅是项目的召集者和资源提供者,在前期的准备过程中,馆员还将灯塔的相关历史资料、研究的着力点、研究的视角等相关线索都进行了整理和挖掘,并且在每个知识点的梳理上都邀请了相关教师及专家进行讲解,为学生进行前期的指导。这样,在研究方向和项目行动方面,都有了充分和有利的保障。

项目分为个体学习及团队考察两个阶段。在为期一年左右的个人学习阶段,学生主要在校园环境下独立展开调研准备工作,以便为实地考察阶段打下基础。在运用 ACRL《框架》指导实践方面,城大图书馆提出这个项目对学生的基本要求与任务目标:

(1)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感兴趣,能将传统文化与自己的所学专长进行结合;

(2)至少花费 40 个小时用于项目的研究工作;

(3)实地考察不同地区的灯塔历史文化;

(4)结合实地考察,能主动寻查各种类型的档案资料,在自己的学科专长内提出观点;

(5)综合运用资源与信息手段,对研究对象作深入地理解与研究;

(6)鼓励从各自的角度和学科背景提出研究点和兴趣点,但必须能应对跨学科研究的挑战,必须去学习了解其他学科的内容。

灯塔是航海的指路明灯,每一座灯塔的建造都是集聚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最高智慧,饱含了来自海洋、天文、地理、历史、文学、社会、机械等各方面的知识,一座灯塔就是一个时期的历史文化代表与象征,用当下每

一种学科眼光与观点透视其文化积淀,都会有新的不同发现,会产生创新的火花,这就是实地考察一座灯塔带给每一个项目成员的意义。孤立地去看天文、地理、历史、物理、机械等专业知识,都是抽象而静止的书本知识,囿于自己的学科视野,学生平时也不会主动去学习这些在他们学科之外的知识,更不会在同一时期去调动对这么多学科知识的了解,但是通过这个项目,却督促学生不得不去主动涉猎这些学科知识。在跨学科的学习中,如果有学习障碍,他们还得主动去克服困难。学生的认知、判断、分析及研判能力在一个时期的实践条件下反复锻炼、转换并得以提升。

4.3 促进信息素养能力的提升转化

在项目的资料搜集、分析研判、媒体制作等方面,来自不同学科的学生都展示出极大的工作热情与兴趣。在历经一年多的实地考察时间里,学生随着项目组的教师、专家、学者一同走访了澎湖渔翁岛灯塔、黑角头灯塔、马祖东莒灯塔、东湧灯塔等地,完成了大量的测量数据及文献搜寻工作,创建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与作品。学生们利用各自专业背景各尽所长,共同制作完成项目研究成果。最终,学生们以航拍、解说、配乐等方式将灯塔文化拍成系列纪录片,并公开出版发行了 DVD,通过社交媒体、网站、报纸等形式全面展现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及风采。

在促进信息素养能力提升与转化的过程中,城大图书馆创新采用了“研习实践(experiential learning)”的教育模式,加强对信息素养的感知与实践体验,旨在通过对各个时期灯塔文化相关文献纪录的收集、现状考察研究,借助科学研究方法和现代媒体科技,连续无间断地帮助学生提升信息素养能力。在项目组的鼓励下,一些同学通过影像、动画、三维模型等制作方式展示灯塔原貌,以及想象性再创作,见图 4、图 5。

通过学术研讨会、论文发表、纪录片分享研究成果等形式,透过学生擅长的新媒体、电脑软件,将实践调查记录与图书馆藏的历代文献数据、影像进行对比、专家求证、科学鉴识,从而产生新的理解、新的发现。

多媒体纪录片的制作涉及到学生对研究项目的理解、研究过程的设计、思维过程的展现等诸多环节,并且要以实际动手的方式进行总结与展现,其中的过程还是非常艰辛的。通过各种学习实践环节的设计与实施,使得学生的思考能力、分析能力、知识筹划能力、知识表达能力、传播能力、创作能力等在实践中不断转换并得以提升。

5 结语

ACRL 发布的《框架》体现了信息素养内涵与教育的全面性。香港城市大学图书馆以《框架》为基准,创建了 LHRC 项目活动,以开拓性的思路和创建性的教育格局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教育参考,带给我们很多极具启发性的思路:

(1)重新思考大学图书馆的功能与定位发展。大学图书馆不同于公共图书馆,在担负信息资源传播服务功能的同时,还担负起学生教育的功能。并且,大学图书馆始终应把教育功能的丰富与完善当作基本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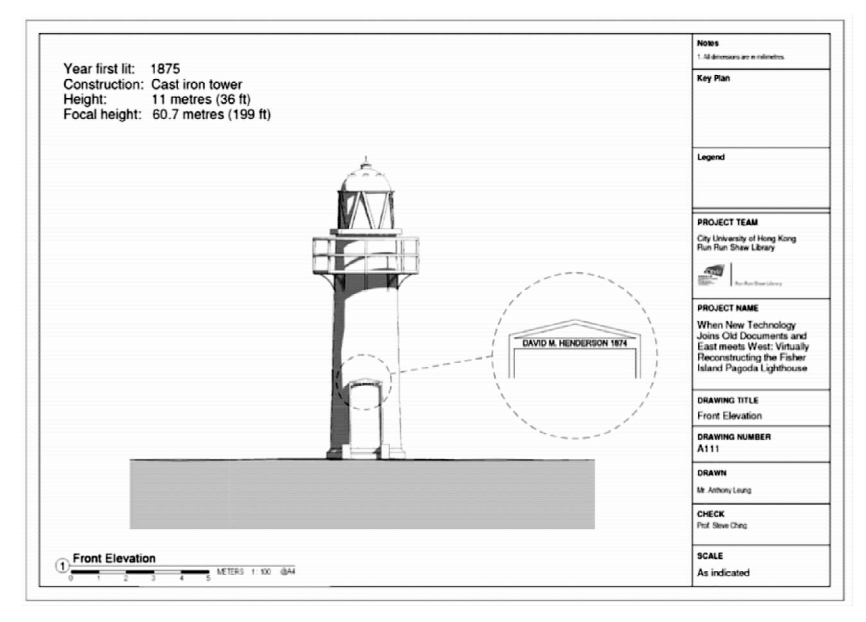


图 4 城大学生对渔翁岛灯塔的描绘作品[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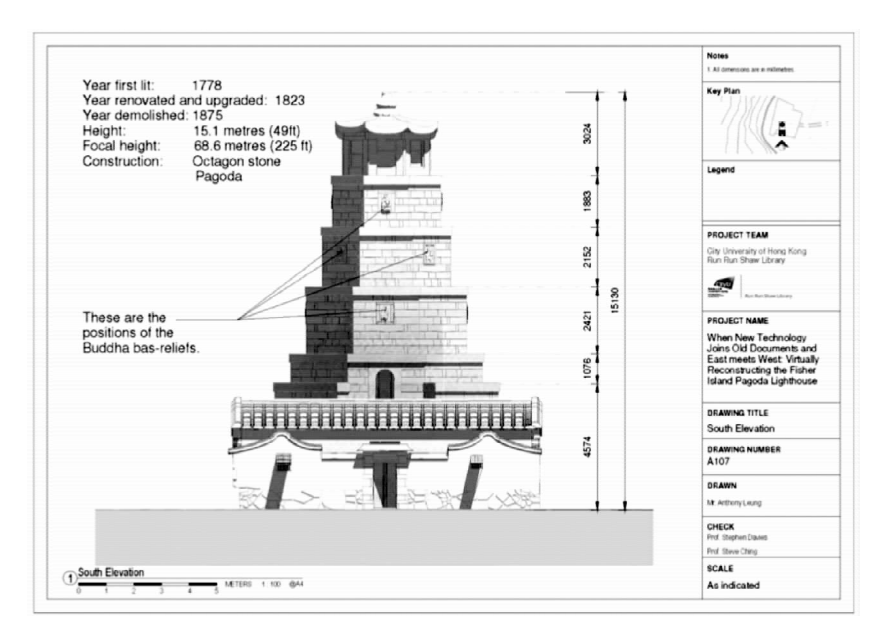


图 5　城大学生对渔翁岛灯塔想象性再造的描绘作品[11]

与任务。因为恰恰是图书馆的工作,能够把教育功能与资源整合在一起,每个教育功能的实现都要结合许多资源,而同样,不同资源的整合,又可以形成并实现不同的教育功能,大学图书馆将成为教育功能的连接器与转换器,非常有意义。

(2)重视信息素养教育的全面性。在讲究大数据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并不唯机器思维是从,并不鼓励学生进行掠夺式阅读,不应强化教育的盲目性与跟风性,而是鼓励学生还原到扎实的阅读当中,为他们的知识积累以及素养能力的提升创建情境与条件。因为恰恰是多元的阅读环境与阅读资源,丰富的感性认知与情感体验,才有助于他们创新性思维的发展,有助于他们开拓理性分析能力。

(3)信息素养教育需体现对民族文化的认知与自信。信息素养不仅是技术手段教育,更是情感伦理及社会责任教育。没有道德约束与价值判断的信息是盲目且危险的。信息来源的繁杂,技术手段的唯理性是从,都会导致人们尤其是大学生的迷失与盲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现代人的涵养,恰是帮助学生建立甄别能力、判断能力最好的方式。因此,信息素养并不是抛弃与隔离文化的作用,而恰恰是在对自身文化的理解与发现中,树立起自己的信息能力与信息权威,真正做到信息素养的全面性与丰富性。

参考文献:

[1] ACRL. Framework for information literacy for higher education (Chinese translation) [EB/OL]. [2018 - 05 - 10]. http://www.ala.org/acrl/sites/ala.org.acrl/files/content/standards/framework-chinese.pdf.
[2] SCHULTE S J, KNAPP M. Awareness, adop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Association of College & Research Libraries (ACRL) framework for information literacy in health sciences libraries[J]. J med libr assoc, 2017, 105(4):347 - 354.
[3] 刘彩娥,冯素洁. ACRL 的《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框架》解读与启示[J]. 图书情报工作,2015,59(5):143 - 147.
[4] 张蒂. 基于 ACRL《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框架》的实践路径探讨——以南开大学图书馆为例[J]. 图书情报工作,2017,61(1):47 - 55.
[5] 李曈,叶志锋. 基于 ACRL《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框架》的我国高校信息素养教材质量评价与编写建议[J]. 图书情报工作,2015,59(8):54 - 59.
[6] 王春生. 美国 ACRL《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框架》简析[J].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6(4):43 - 47.
[7] 温伯格. 万物皆无序:新数字秩序的革命[M]. 李燕鸣,译.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
[8] 陈德祥,曲扬,李锐. 新信息环境下信息管理专业信息伦理课程设置的三种体系设计[J]. 图书馆学研究,2018(5):20 - 23.
[9] 徐路. 新技术环境下高校图书馆发展趋势研究——基于 ACRL《高校图书馆发展大趋势报告:2016 版》分析[J]. 图书与情报,2017(4):83 - 90.
[10] 叶艳,代君. 跨学科协同信息行为模式及特征研究[J]. 图书馆学研究,2017(4):68 - 73.
[11] CHING S H. Turning a service learning experience into a model of student engagement: the Heritage Research Connections (LHRC) project in Hong Kong [J]. The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anship, 2018(44):196 - 206.

魏海燕. 基于ACRL《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框架》的大学信息素养教育生态系统构建——以香港城市大学图书馆为例[J]. 图书情报工作,2019,63(6):56-63.

The Construction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Ecosystem in Univers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RL's Framework for Information Literacy for Higher Education: A Case Study of Library of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Wei Haiyan

Library,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Understanding the logical relationship and educational level of the threshold concept in ACRL's Framework for Information Literacy for Higher Education is the prerequisite and foundation of constructing a university's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ecosystem. [**Method/process**] It studied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the ecological chain of the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by making a three-dimensional analysis of the logical architecture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in the framework and explained the educational framework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based on combining the case of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study of the lighthouse" in the library of City University Hong Kong. [**Result/conclusi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cological system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is a reliable and stable education system, which is based on cultivating students' judgment, analytical power and research ability, including general education, skill education, expanding education, and the complete educational process of the cooperation of multiple personnel and organizations.

Keywords: *Framework for Information Literacy for Higher Education*　logical level　ecosystem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step-by-step education